

申 1
77.4.1

醫西悟

上



光緒癸巳午月

醫酒

吳大澂題



敘

昔普明子積三十年之精勤研究方書由淺近達深細豁然貫徹以問世作爲醫學心悟凡六卷意欲以己之能悟導天下後世以同悟也余讀其書喜其用力之專用心之仁宗仰雖專在丹溪心法中而無執一廢百入主出奴之私見實足爲初學津還然猶惜其擇焉未精語焉未詳也如中風條以中府爲在表謂卽傷寒六經見證類中風條不列痰中謂中濕卽中痰又以中食爲類中吐血條援引葛仙翁十劑而分析並無層次乙字方以爲天寒地凍水凝成冰名曰陰乘陽欲治以理中湯泄瀉條責重在去食積利小便盡廢一切病因不顧三消條宗河間法治以黃耆湯此皆不可爲訓六經見症脉



伏條不言伏何以爲將汗之機乃泛稱雨過而天氣清汗出而精神
爽目痛鼻乾條不言何以乾痛盜汗條言自汗而不言所以盜汗舌
卷囊縮條但言津液枯不養筋不言所以舌卷囊縮口渴溺赤條但
言津液不生故渴不言所以屬太陽府又不言何以溺赤此皆當
加引伸首卷有論疫篇雜症復有疫癘條風溫濕等應歸傷寒類傷
寒篇而首卷又有六氣相雜一篇中風應歸雜症而首卷又有中風
及中風不語中風類中等篇中暑已見類中又別出傷暑一篇此皆
重複當刪其他小疵尙枚舉不能悉盡常惜無人爲之訂正補足以
開後學悟境使不墮於迷誤今讀醫悟一書夙憾乃爲之頓釋也是
書薈萃靈素傷寒金匱千金外臺和劑聖濟以及準繩醫通諸書搜

羅可謂賅博然於古人沿訛襲僞處確鑿訂正不少假借附和又能
一歸平正通達無偏執無成見不獨爲學者先導并使病者以病斯
方不至爲無學時流所迷誤願得是書者如普明子之精勤深思而
切究之一旦豁然洞悟知必有以拯天札救沉痾不負撰述者十餘
年之心力則悟入之功能廣而且遠其爲天下後世所託命豈淺細
哉昔在

光緒十九年三月吉旦楚北愚弟陳慶溥頓首拜撰



敘

昔人云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具此才學方許邁前而絕後
軼類而超倫吾謂醫學亦何獨不然世之操岐黃術者恆不識素問
靈樞爲何義千金外臺爲何書卽或得其書而讀之其意旨微妙索
解綦難旣不能殫精竭慮以窮其奧竅又不能一隅三反啟闢其新
機則讀與未讀等而其所循習者不過取尋常坊行之本又不克熟
讀深思知所棄取畧一記誦卽欲出而問世鹵莽滅裂動輒貽誤夫
復何怪通都大邑標榜聲名所稱爲時醫者比比皆是良可慨已常
郡孟河馬氏以醫名天下者數傳於茲矣求診者日踵其門絡繹不
絕其家人婦子耳濡目染莫不識醫家學相承必有心法非尋常醫

家所能比數也良伯茂才承先世之學爲後起之英天資岐嶷經術
湛深平日博覽古今精通史漢著有兩漢輿地考西北邊防考東南
海防考朔閏考令長考經生淵源考大事表大禮表宗室世系表年
表三公年表行在表戎事表郡國沿革表補百官表顏注疑漢書注
疑漢書疑補郊祀志郡國今地釋補漢書紀傳又著有讀經記後讀
史記後讀書記後廿四史事類編積稿盈箱均已手定待梓其考核
詳明證引淵博非胸有積卷者惡能及此其留心經世之學旣大異
乎沾沾習貼括業者所爲可謂卓識鴻才一時無兩矣又不敢數典
而忘復能肆力於醫學一道其於內外諸科莫不精通貫徹亦著有
脈經類編傷寒類編并醫論各種且見世之習醫者多承訛襲謬以

誤傳誤茲又特著醫悟一書爲古聖昔賢曲宣其奧旨爲後來學者指示其迷津是爲善讀古人之書而又能佐古人之所未逮卽如論胎色一項淡白胎與粉白胎前人多混爲一類均指爲寒象是編特另立粉白胎爲一類引證確鑿指爲熱象且經試驗而後筆之於書破千古未發之秘以告當世卽此一論已足見是書之精到矣余於辛卯冬自笠澤回省患不寐之症初爲庸手所誤指爲陽虛疊進補劑病勢日劇瀕於危者屢矣今夏五月厥疾加厲前醫束手告去幸姻家莫嶼香司馬轉延邀君至爲我診治登床切脈卽指爲痰熱之症製方選藥數劑而諸痛漸平不旬日卽能起坐得獲更生實馬君之賜也間與君談病之緣起君曰是症也有苦竭思索精神耗散而

不寐者有營血虧損心虛生熱而不寐者並虛症也脉必瀋弱或數
小或浮大有膽絡痰熱不寐者有痰入心胞水飲滯留心下不寐者
有陽明濕熱痰熱而不寐者並實症也脉必滑或弦或沉數或浮洪
滑實有驚恐悲怒淫氣乘心欲寐而不能寐者虛實兼症也脉或弦
勁或小急或結有傷寒邪熱入胃不寐者則爲外感症大要總由陰
氣不足陽氣獨行離析不交故寤而不瞑制方必偏於清觀金匱酸
棗仁湯可悟子之病乃實症非虛症也余聽其言鑿鑿論脉象又如
是之明辨以晰其於斯道豈僅三折肱而已哉醫悟一書於望聞問
切論之最詳辨之最確其雜症論傷寒諸篇亦由試而後言末卷以
家藏秘方舉以公諸世絕無吝色是書一出足以稱開拓萬古推倒

一時矣雖然君豈僅欲以醫名世哉其博識多能稟經酌雅懷經世之具兼長詩古文詞他日躋清要入黃閣調元贊化爲

熙朝良相當以吾言爲左券爾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八月既望古翁愚弟沈熙廷拜序

例言

醫籍之著錄於世者至今日無慮千數百家求其不拘泥成法
不膠執己見不專守一家之言不泛徇混同之論有實效而無
流弊又能行文顯近擇義簡約不艱深不冗蔓爲初學所易喻
亦名家所不能廢者蓋戛乎其難之本經靈樞素問上古聖經
也而能讀者蓋寡難經釋經見義金匱傷寒論以作爲述醫學
之科律也而讀者益寡外臺千金聖濟唐宋間最善之本也而
知其書者并寡

徐靈胎云葉天士初不知有千金外臺

此皆闢奧竅破屯蒙潛靈

明牖知覺爲學人所終身鑽研靡盡之書而時輩顧以爲難且
以爲高遠無當獨取本草備要從新醫方集解瀕湖脈訣醫宗



必讀諸書以爲授受秘笈外此一切罷去不復過問此數書者其顯近簡約誠便於記誦無有靈樞素問之艱苦然其言不皆是也且局於成法不能通變以盡善自信爲是不能虛衷以求益私一尊而薄衆說旣憚於兼收博采沿訛襲譌之言亦混同收入不復訂正最爲誤己誤人之大錯醫事身命死生所係是何等事顧可混收訛譌之言旣誤己復誤人使流害於無窮期耶某髮始燥卽讀醫經家世業醫四方求診者極多見聞較廣深痛夫坊行本之誤人也進而求之三書六書脾胃論心法等則大懼其偏金匱傷寒諸註大率勦襲稗販移步換形絕無平正通達見解且皆不宜於初學思欲自爲一書以爲同門先導

自己卯庚辰屬稿每有所得輒復刪改至今凡五六易草創始
成經文固其原本也其大畧取材於準繩醫通又旁及陶薛張
諸家言皆有據並無一字杜撰集前人之精義而成書不欲以
己作爲能也然於歷來沿襲之訛譌則皆鑿鑿辨正不敢稍有
阿附以誤同學其治法力求平正無有偏執過當且皆已試實
有效驗並非紙上談兵不足以當一戰取義雖約已足賅括衆
說進求之準繩醫通亦不至中無定見爲巨帙所淆惑同學有
精習是編因以上窺金匱傷寒靈樞素問本經者雖未足爲上
工亦庶幾不至誤己以誤人也歟

高陽譌訣嫁名叔和遂以風行而紕繆百出致攻擊者至今未



已其實叔和自有脈經悉素靈金匱傷寒之言爲脈法正宗特
時下未之見耳金元以來崔紫虛蔣紫陽李瀕湖各有韻語脈
訣然混同拉雜絕無條目初學讀之茫無主見是編先提大綱
次分子目次述病脈條分縷晰一望了然於記誦時不無稍有
便益

經曰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定
聲音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按尺寸辨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
又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
其時是察色辨形固治病之首義也醫門法律首詳望色諸條
反復辨論最得肯綮醫通及醫學心悟亦有色及鼻目諸條並

原本經旨爲後人顯切指示但二書所言專重傷寒略於雜症未免掛漏且張襲喻程又襲張並無確見足稱茲特援引內經仲景之言指示大畧以便有志者沿流溯源求諸原文是亦臨症時之一助

舌胎始詳於仲景至金鏡觀占心法且有專書醫通又廣爲稱引要猶未免訛譌粉胎一門又爲自來談醫者所未分晰茲特先述雜症大畧繼以傷寒八舌

雜病傷寒各分門類實自仲景叔始金匱中風諸條原本風論大略與遼金元後以類中風爲風者大異其述虛勞亦本內經逆調論大畧與唐宋時言虛損勞極者稍殊與金元後言陰虛



成損者大異此非古人之遺漏亦非後賢之背棄古法病因百
出本不可一致論也近世見中風輒議溫補見虛勞輒言滋養
間有讀古者則又以續命等治本虛以建中等治陰虛不顧病
情自矜家法醫事遂至不可以言此皆重大之症紕繆如此其
餘可知是編參酌古今務以中病爲是又皆歷驗有效並非據
紙空談得是意而引伸之或不至於迷誤無當

自仲景剏爲傷寒論千金等書引伸其言方治固已詳備明季
方喻兩家專注爲一書王肯堂又恢廓條理六經症兼症言不
一言後起雖以著述爲能斷不能出其窠臼是編一準王書惟
辨經腑辨濕熱夾陰諸條確確鑿鑿訂訛正譌自爲足補所未

備

婦人首重經帶胎產其餘則受病與男子同方治亦卽無庸贅王婦科本極詳備足爲後學準繩間有沿襲未正處亦詳加辨論不敢以唯阿踵誤

瘍科名目極煩大成大全至積卷數十然扼要止在辨其陰陽虛實逆順是編仿醫學心悟例附以一卷其詳較心悟加倍間有言治法與金鑑正宗等稍異者則皆家傳真訣不敢自秘聊以公諸同學

古今方治極多幾於瑕瑜混雜有中病者有不中病者昧昧取用適以誤人是編詳爲決擇如病與方符者用之必不僨事間

